

校刻  
漢書評林

十一

漢書門類		一	二	三	四	五
函	架	冊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函	架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漢	132
冊數	50	(11)	
函號	279	67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四

食貨志第四上

共範入政。二曰食。一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師古曰

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師古曰

通有無者也。師古曰金謂五色之全也刀謂錢幣也二者生民

之本與自神農之世斷木為耜。燠木為耒。耒耨之利。以

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

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師古曰自斷木為耜以至於此食足貨通。

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

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師古曰

通利之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子謂義仲義叔。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

言是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師古曰九州謂冀兗制土

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師古曰棐讀與匪同禹貢所謂厥

貢漆絲麻織文之類是也



劉知幾曰前日  
平導後日食貨  
古稱河渠今稱  
溝洫其歸一也  
茅坤曰莊嚴所  
大食貨志女其  
許而與史記  
不與相上下  
隆按陸績志食  
貨而以教在食  
後富可長守之  
意食足貨通二  
句此一篇主意

隆按自首至此  
總叙食貨以下  
專叙食惟食足  
而後貨可通是  
以食叙于先

楸遷有無萬國作乂師古曰楸與茂同魁也言勸勉天下殷周  
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  
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  
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傾是以聖王域民師古曰築  
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師古曰井田之中為屋廬開市肆以通  
之師古曰肆列也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  
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  
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敖民  
地亡曠土師古曰敖謂逸游也曠空地也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師古曰地著謂安土  
略反故必建步立晦師古曰晦古故字正其經界六尺為步  
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二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

陸按此言受田  
之法大略與周  
禮大司徒遂人  
所言相同

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百  
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  
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  
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  
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康曰爰於也師古曰更互也農  
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師古曰比  
例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  
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晉灼曰淳盡也為鹵之田不生  
也五穀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  
工商衡虞之入也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  
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  
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

漢書卷二十四

一本場作易  
丘濬曰成周盛  
時其富而教之  
者規條之詳如  
此當是之時男  
有教女有業而  
無外慕出位之  
思非禮犯分之  
爲此乖爭凌犯  
之風所以不作  
也

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師古曰：強，勸之令習事也。強音其兩反。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爲風雨所損。還廬樹桑。師古曰：還，繞也。茶茹有畦，瓜瓠果蓏。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臣瓚曰：按木上曰果，地上曰蓏。也。畦區也。蠶音來果反。殖於疆場。張晏曰：至此易主，故曰易師古曰：詩小雅，南山人云：中田有疆，疆場有瓜，即謂此也。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墜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

隆按婦人相從  
夜即戰國策  
載言茂言貧女  
乞富女餘照之  
說以是知三代  
之時民風和厚  
勤樸如此

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晦。師古曰：此爾詩七月之章也。饁，饋也。無不舉足而耕也。則其婦與子同以食來。至南晦治田之處，而饋之也。饁音于輒反。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師古曰：亦七月之章也。蟋，也。言寒氣既至，蟋蟀漸來，則婦子皆曰：歲將改矣，而去田中入室處也。登音拱。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之，知其早宴，防怠惰也。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師古曰：言里胥鄰長亦待入畢然後歸也。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爲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師古曰：省費燎火，省燎火之費也。燎，所以爲明火，所以爲溫也。燎音力名反。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古曰：怨刺是月餘子亦在子序室。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爲餘子，師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當受業，豈論嫡庶乎？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秘書

按八歲一段  
指言先王教化

漢書卷二十四

之事應篇首國  
實民富而教化  
成句

學外國書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

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

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小學

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李奇曰：造成也。行同能偶。

則別之以射。師古曰：以射試之。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

將散。師古曰：謂各趣農時也。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師古曰：行人適人也。主號

於天子。師古曰：大師掌音律之官。比謂次之也。比音頻二反。故曰：王者不窺闔戶。而

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

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

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淄淄雲也。淒淒雲

悅喜其先雨公田乃及私也。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

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

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

食。進業曰登。鄭氏曰：進上百工之業也。或曰：進上農工諸事業名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

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還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

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周室既

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

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晦。春秋譏焉。孟康曰：春秋謂之履。履踐民所種好者

而取之。譏其貪也。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

國。賢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

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

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晦治田勤謹。則晦益三

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曰：當言二斗。謂治田勤則不勤則損

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

隆按遺字疑當作餘

盧舜治曰昔管仲通輕重之權。飲散之法。仲道所不廢。李悝之法。比跡于仲。但悝專主于富。國此其所以異者。

卷之二十四 金貨 三

糴甚貴傷民

韋昭曰此民謂士工商也

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

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晦歲收晦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

張晏曰平歲百晦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舍一也

中孰自三餘三百石

張晏曰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為糴二而舍一也

孰自倍餘百石

張晏曰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一其五十石云下孰糴一謂中分百石之一小飢

則收百石

張晏曰平歲百晦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飢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 中飢七十石

曰收二分之一 大飢三十石

張晏曰收五分之一也以 故大孰則

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

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歛

李奇曰官以歛藏出糴也 中飢則發

中孰之所歛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歛而糴之故雖遇飢

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

國國以富彊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仟伯

師古曰仟伯田

間之道也南北曰仟東

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

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

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

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秦半

之賦發閭左之戍

應劭曰秦時以適戍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資贖買人後以嘗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

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皆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之左者一切發之此閭左之釋應最得之諸家之

隆按史記平準書首突云漢興中則顯備述前代事此傳寫之誤非太史公舊也班據食貨志問採此書而錯用之而以漢興較于前代之後尤明

故無所取也師古曰饑男子力耕不足糧饑師古曰饑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海內愁怨遂用潰畔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臧師古曰醇不雜也無醇而將可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師古曰醇不雜也無醇而將色之駟謂駟馬雜色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伍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

一本至悉下無也字

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也師古曰熾與織同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應劭曰蹶傾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李奇曰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既聞耳矣如淳曰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阡危欲墜之意也音閭又音丁念反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師古曰穰豐也音人常反禹湯被之矣師古曰謂禹遭水而湯遭旱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

隆按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一句是實證一疏根

徐中行曰買說欲歐民緣南畝抑末技游食之徒錯欲使民務農許以入粟拜爵除罪並布帛之文

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師古曰。衡。橫也。罷夫亮老易子。而齧其骨。師古曰。罷。讀曰疲。齧。齧也。音五巧反。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竝舉而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曰擬。擬。也。謂與天子相比擬。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師古曰。歐。亦驅。直略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隄。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李奇曰。廩。廩危也。師古曰。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爲而常不足。廩。廩若此。竊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鼂錯復說之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

宋祁曰。言土地人民之衆。不讓湯禹也。

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孟康曰。肉腐爲瘠。捐。骨不理者。或曰。捐。謂民有飢相棄捐者。或謂貧乞者爲捐。而瘦病者耳。不當音漬也。貧乞之釋。尤疏僻焉。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

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



接此下一段  
較珠玉五穀

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費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息。如淳曰。取一價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

接此下一段  
較農人商賈

隆接前至此  
始一與前未  
盡歸農句相  
而又說到貴  
又說到以粟  
賞罰而後歸  
在拜爵除罪  
節上此一段  
上起下

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縞素也。縞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譽。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師古曰。迕。違也。迕音五故反。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賢粟。賢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師古曰。渫。散也。音先列反。下同。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

粟有所渫  
師古曰。渫。散也。  
音先列反。下同。

徐中行曰秦令  
民納粟千石拜  
爵一級是錯因  
踵而行之者而  
要之亦不容於  
堯舜之世

鳳舜治曰錯錯  
疏用恤民隱自  
募民入粟拜爵  
而田租可以盡  
而蓋當時賤穀  
賈買一以爵誘  
之則盡驅而之  
兩畝此不賞而  
勸之術也

王維慎曰班氏  
復載錯之策  
邊食可支五歲  
郡縣可支一歲  
見其言之速效  
而國之大裨也

隆按此以上叙  
文帝足食之政

隆按此上叙景  
帝足食之政  
隆按叙武帝時  
事準平準之文

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

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

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

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復音方目反。

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師古曰。為音于僞反。神農之教曰。

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

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

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此其與騎馬之功

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

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

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

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

師古曰。上造第二等爵也。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萬二

千石為大庶長。師古曰。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

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

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漑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

入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

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命勤農。師古曰。命進也。音踰。時

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

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廼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

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二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

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

裁其賈以招民。師古曰。裁謂減省之也。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

以除罪。始造苑馬以廣用。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然

婁敕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

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

而補仲舒一疏  
夫限田之議不  
爲民不動衆不  
用井田之制而  
獲井田之利此  
議之最善者而  
惜乎其不行也

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群乘牝牡者攘而不得會聚師古曰言時也踴躍也音大奚反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如淳曰貨殖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生居官者以爲姓號倉氏庚氏是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特其饒富則擅行威罰也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師古曰邑土地者也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竝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

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師古曰宿麥謂其苗經冬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

具德秀曰按此  
詔蓋即悔輪臺  
時事云

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  
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師古曰名田古田也。各為立限。不使  
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  
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  
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  
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廼封丞  
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  
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剛。師古曰。剛。壟也。音  
工犬反。字或作吠。歲代處  
故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剛田。以二耜為耦。  
廣尺深尺曰剛。長終晦。一晦三剛。一夫三百剛。而播種  
於三剛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隕其土。以附苗根。  
師古曰。隕。下之也。音頽。  
韻。芸音云。芋  
音子。擬音疑。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擬擬。師古曰。小雅甫  
田之詩。擬。擬盛  
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師古曰。能  
讀曰耐。故擬擬而盛

茅坤曰漢時勸  
農至于田器之  
類亦並關有司

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  
屋故晦五頃。鄧展曰。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晦於古為十二頃。古  
百步為晦。漢時二百四十步為晦。古千二百晦。則得今  
五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緩田晦一斛以上。  
師古曰。緩田。謂不為  
明者也。緩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師古曰。善為明者。又  
過緩田二斛以上也。過使教田  
太常三輔。蘇林曰。太常主諸陵  
有民故亦課田種也。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  
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  
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師古曰。趨。讀  
曰趣。趣及也。  
澤雨之  
潤澤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師古曰。輓  
引也。音晚。過奏光  
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  
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率多人  
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  
宮卒田其宮墾地。師古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墾餘  
也。宮墾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墾  
地。廟垣墾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闕而  
無事。因令於墾地為田也。墾音而緣反。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  
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李奇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  
卒教其家田公田也。韋昭曰。命謂

漢書卷二十四上

十一

隆按此上叙武帝定食之政

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為公士以上。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昭  
令得田公田優之也。師古曰。令音力成反。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田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  
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  
有畜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  
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  
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  
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  
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  
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  
御史屬徐官。李奇曰。御史大夫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  
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  
魚廼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  
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眾之功。

隆按壽昌三議皆省漕益賦。雖邊之要也。而惜乎其不久。遂罷隆按此上叙昭帝宣帝足食之政

茅坤曰此迂腐之見

隆按罷建章甘泉宮衛及諸所受減從貢禹之請也

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  
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  
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買。而糴以利農。穀貴時  
減買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  
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元帝即位。天下  
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民多  
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  
官。常平倉可罷。孟康曰。北假地名也。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  
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  
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  
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  
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為意。永始二年。梁  
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師古曰。比頻也。刺史守相坐免

漢書卷之二十四

茅坤曰限田例  
不便于勢家中  
貴故往往寢而  
不行  
隆按以上敘哀  
帝足食之政

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  
治廼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  
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  
爲民田及奴婢爲限。師古曰。不爲作限。制上爲音于僞反。今累世承平。豪富  
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  
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爲限。  
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  
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  
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  
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二年。犯者沒入官。時  
田宅奴婢。賈爲減賤。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  
書且須後。師古曰。須待也。遂寢不行。官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  
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平帝崩。王

一本無師字

盧辯治曰井田  
可行於封建之

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  
服。舟車所通。盡爲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  
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以爲疏闊。宣帝始  
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鈞町稱王。莽乃遣使  
易單于印。貶鈞町王爲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  
師。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竝出。一舉滅匈奴。募發天  
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邊。  
使者馳傳督趣。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  
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  
有更賦。罷癘咸出。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讀曰疲。而豪民侵  
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貸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爲邪。貧者窮而  
爲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

初而不可行于  
郡縣則守令以  
邊除其歲月有  
限而田土之還  
授其奸弊無窮  
王莽何人也而  
可以議此

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  
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  
天下警警然陷刑者眾師古曰警警衆口愁聲也音敖後三歲莽知民愁  
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然刑罰深  
刻它政諄亂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邊兵二十餘萬人叩縣官衣  
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歛師古曰橫音胡孟反民俞貧困常苦枯旱  
亡有平歲穀買翔貴師古曰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於貴也若暴貴稱騰踴也末年盜  
賊羣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  
食維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  
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今餌木之屬也如淳曰作杏酪之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酪不可食重為煩擾流民入關者  
數十萬人置養濟官以稟之吏盜其稟師古曰稟給也盜其稟者盜所給之物稟甚反飢死者什七八莽恥為政所致廼下詔曰予遭陽

隆接以上叙王  
莽不行足食之  
政以至於亡云

九之阨百六之會師古曰此歷法應有災歲之期也事在律歷志枯旱霜蝗飢饉  
荐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  
究矣師古曰究竟盡也歲為此言以至於亡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left page.

漢書評林卷二十四之上 終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四

食貨志第四下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周

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宮。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內職。金。幣。皆

方輕重以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爲名。錢則以銖爲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

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

泉。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布於布。如淳曰。布。於民間。束於帛。李奇曰。束。聚也。太公

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

積。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

賈游於市。師古曰。畜。讀曰蓄。畜。買。謂買人之多蓄積者。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

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

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李奇曰。委。積也。然而民有饑

隆按此卷專叙貨。虛舜治曰。漢之五珠最爲中正。可世守之。而無弊者也。馴致于王莽變成法。復古制。既與大錢。又與小錢。既行。又行。既開。除貨。又設。五均。既稅。三夫。又下。於。佛。是。擾。天。之。域。也。故。志。終。錄。與。天。下。更。始。氏。之。源。委。見矣。





平準亦  
即欺壽昌常平  
之意

隆按單穆公一  
段本國語全文  
而稍損之

餓者穀有所臧也師古曰言富人多臧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民有餘則輕之故

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李奇曰民

經之時為歛糴之重之時官為散也凡輕重歛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

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繼千萬李奇曰繼落也孟康曰六斛四斗為鍾繼錢貫也管仲曰凶歲糴釜

十緡師古曰孟說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繼百萬春

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澹焉故大

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

顯伯名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

穆公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單音善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

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

是有母權子而行之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為子也民患

幣之輕而物貴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廣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十錢

物以母當五十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

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

行其貴輕者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

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

離民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洿也師古曰原

謂水泉之本也潢洿停水也潢音黃洿音一胡反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

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澹不足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

百姓蒙利焉秦并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

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而錢為下也

銅錢質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臧不為幣然各隨時

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淳如

曰如榆莢也師古曰莢音頰黃金一斤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而不軌逐利之民

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李奇曰稽貯滯也晉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

隆按漢興以下  
一段錯用平準  
書文

一本并作兼

漢書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昔縱宗曰漢文承高惠之後思以富民而後思放鑄其漸也與王富瑒天子鄧通財振王侯而先王之法廢矣夫山澤之利不以封貨財之權不可假雖大為之防民猶踰之而可恣其私鑄乎此班氏所以有取于買生私鑄之疏也一本官為吏作

買故使物甚騰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之財蓄積羣貨使物稽滯在己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或作隔者誤耳踰騰一也不當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買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師古曰欲令務農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官為吏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師古曰恣其私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師古曰顧租謂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殺謂亂雜也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殺音殺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殺雜鉛鐵其術精妙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高反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

王維楨曰先設兩端以難之而後開以除禍致禍之說

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積多也阱音才性反曩禁鑄錢死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罪何賴焉又民用錢那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于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于求也當順所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初鑄英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英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是也稱音尺孕反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師古曰釋其耒耨治鎔炊炭應劭曰鎔形容也作錢模也師古曰鎔音容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

隆按不得其術  
應上苟非其實  
句

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  
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  
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  
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  
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  
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  
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目御輕重。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錢輕則  
目術歛之。重則目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目作兵器。目  
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器。鎔鋒銀鑄金人。十二是也。饒溢也。奇音居宜反。羨音弋戰。  
目臨萬貨。目調盈虛。目收奇羨。師古曰。未謂。工商之業也。制吾棄財。目  
反。則官富實。而未民困。六矣。師古曰。未謂。工商之業也。制吾棄財。目  
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師古曰。未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逐競也。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

隆按叙武帝時  
事悉本平準書  
原文總之不外  
耗財與利兩端

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  
聽。是時吳呂諸侯。即山鑄錢。富將天子。師古曰。即就也。將等也。後  
卒叛逆。鄧通大夫也。目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  
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即位數年。嚴助朱買  
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  
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目廣巴蜀。巴蜀  
之民罷焉。彭吳穿穢。緜緜朝鮮。置滄海郡。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開通之也。故言穿也。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  
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師古曰。即就也。共猶同。干戈  
日滋。行者齋居者送。師古曰。齋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音子奚反。中外騷擾相  
奉。百姓抗傲以巧法。師古曰。抗。詭也。謂推挫也。巧法。為巧詐以避法也。抗音五官反。財賂衰  
耗而不澹。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  
冒。師古曰。冒。蒙也。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與利之臣自此而始。師古曰。

隆按此上歷叙  
武帝征伐四夷  
抗敵百姓以著  
其耗財之始  
又按先虛提入  
物補官六句以  
為與利起案下  
文一一皆應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曰謂桑弘羊東郭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

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

擔餽饌率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言其勞費用功重散幣於邛樊巨

輯之應劭曰邛屬臨邛樊屬犍爲音灼曰樊音蒲賊反師古曰本西數

歲而道不通蠻夷因目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

不足以更之李奇曰不足以終更其事也章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一說

廼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

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又與十餘萬人築衛

朔方師古曰既築其城又守衛之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

十百鉅萬府庫空虛廼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

郎增秩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爲郎者就增其秩也一及

入羊爲郎始於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

隆按此叙衛青歲擊匈奴築朔方通西南道耗財又按此叙募民入粟與利

隆按此敘置漕海郡統衛朔方耗財

隆按此叙衛青入擊匈奴耗財

隆按此上應入物籍官出貨除罪俱與利事

隆按此上應武力進用選舉夷俱與利事

隆按志食貨而備載張湯輩之慘刻蓋以與利之臣必先嚴刑

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

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陳臧錢

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師古曰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

竭盡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

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興

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

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二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

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

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

爲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爲吏比於五大

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

也八曰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師古曰耗亂也自公孫弘以春秋

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

而湯輩之慘刻  
不志于刑法志  
十食貨正原其  
用刑之由爾  
隆按此段應法  
嚴令具

隆按此叙驃騎  
再出擊胡耗財

隆按此叙河決  
耗財

隆按此叙穿漕  
耗財

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効為故縱官有所作。

廢格沮敗誹謗，則窮治之也。

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

師古曰：蹤見也。

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

益慘急。而法令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

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

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

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

之。師古曰：一兩一乘。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

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

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

漕。師古曰：番姓。係名也。穿汾河渠。以為溉田。鄭當時為渭漕回遠

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

隆按此叙養馬  
納降耗財

隆按此叙振貧  
徒民耗財

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

掌者關中不足。廼調旁近郡。師古曰：調謂選發之也。而胡降者數

萬人。皆得厚賞。衣食卽給。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

解乘輿。出御府禁臧以澹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

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

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救。廼徙貧民於關以西。及

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衣食皆卽給於

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

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墾財役貧。孟康曰：墾音滯。音灼曰：墾音滯。轉穀百

數。李奇曰：穀車也。廢居居邑。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

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封君皆氏首卽給焉。師古曰：封君受封邑。於邑中。以乘時射利也。

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

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之。氏丁奚反。冶鑄鑿

陸按漢更造錢幣句是綱是時以下是目此與利事

盧澤治曰漢皮幣以白鹿皮爲之存毛方尺緣飾金文繡以五采者也

盧澤治曰漢三

幣其一幣圓而龍其文也其二幣方而馬其文也其三幣橢而龜其文也後世交鈔之源始于此

陸按此叙行鹽鐵與利

陸按此段應官職耗廢

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

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濬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

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

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

鑄錢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

賤也。曰。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如淳曰。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皮

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

下。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銖。如淳曰。錢一而有文。一面幕幕爲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銖。以更換作錢也。臣

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

繡爲皮幣。師古曰。繡繡也。繪五綵而爲之。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

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爲白金。

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

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

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晉灼曰。以半斤之重。差爲二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

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橢圓而長也。音佗。果反。令縣官銷

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

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

丞。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僅音鉅。乃反。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贊幸。咸

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

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師古曰。不年十

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

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以取優復。復音方。目反。及五大夫千夫

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

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爲吏者。令之出馬也。故吏皆適令。伐棘上

隆按此叙兩將  
財大出擊胡耗

又按是時財既  
二句應前經賦  
既揭二句  
又按此叙鑄五  
銖錢與利

隆按此叙給官  
益禁私鑄與利

隆按此段又應  
選舉後吏

林。作昆明池。

師古曰。適讀曰。適。謫責。罰也。以其久為姦利。

其明年。大將軍驃騎

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

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

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廼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

質。令不可得摩取鎔。

孟康曰。周匝為。郭文漫皆有。

大農上鹽鐵丞孔

僅咸陽言。

師古曰。奏。上其言也。

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

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

牢盆。

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手牢。如淳曰。牢。食也。古者名。康曰。牢。盆。鬻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鬻。古。羨。字。

浮

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

師古曰。韓。謂。主。領也。讀與管同。

役

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

左趾。

師古曰。鈇。足。鈇。也。音徒計反。

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

官。

鄧展曰。鑄。故。鐵。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下。者。行。之。也。音。下。更。反。

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

師古曰。主。鬻。鐵。及。出。納。之。處。也。

除故鹽鐵家

富者為吏。吏益多買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

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

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

出南畝。

師古曰。言。農。人。尚。少。不。皆。務。耕。種。也。

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

縣官。異時算。輶車買人之緡錢。皆有差。

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輶。小。車。也。緡。謂。錢。

積諸物。

實也。輶音弋。昭。反。稱音武。巾反。

請算如故。諸買人未作。賈貸賣買居邑。貯

其物。自占。

師古曰。實。除。也。貸。假。與。也。賈。式。制。反。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贖。反。

率緡錢二千

而算一。

師古曰。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算。

諸作有租。及鑄。

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

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算。

古師

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

邊。騎。士。而。有。輶。車。皆。令。出。一。算。比。音。必。寐。反。

商賈人輶車二算。

曰。商賈人有輶車。又

使。多。出。一。算。重。其。賦。

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

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買人有市籍。

隆按此叙算輶  
車緡錢與利

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敢犯

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

助縣官。天子廼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

告天下。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官。上強拜之。稍遷至齊

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

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

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師

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

勝數。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盜無

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氏讀曰抵大邑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犯法者衆

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

兼之徒守相為利者。師古曰守郡守相諸侯相而御史大夫張湯。方

隆接此叙以與利之故而嚴刑

一本用急刻作  
急奇刻  
按直指以開  
二句收上起下  
是綱初異以下  
是目

費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急

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蘇林曰夏

造白鹿皮幣。間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璧。直數千。而

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湯又與異有

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

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異不應微反唇。師古曰蓋

非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

後有腹非之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議如字又音必察反而公卿大夫多諂

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

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師古曰縱放也放令相告言也郡國鑄錢。民多

姦鑄。師古曰謂巧鑄之雜鉛錫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

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令錢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 一當五賦官用非赤

隆接天子既下緡錢令三句亦收上起下



隆按此叙令上林三官鑄錢與

仄不得行師古曰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言無利唯真工大姦廼盜爲之師古曰其術巧妙故得利楊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告緡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蘇林曰反音幡師古曰幡謂從輕而出廼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服虔曰分曹職案行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曹輩也分輩而出爲使也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師古曰就其所在而治也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買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師古曰媮苟且

隆按此叙縣官以與利之故用少饒矣而時則財又盛宮室以耗

也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廼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孟康曰水戰相逐也廼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師古曰織讀曰熾音昌志於是天子感之廼作柏梁臺高殿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廼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師古曰即就也此謂比者所没入也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爲多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雜置官員分掌衆事耳非農官也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廼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如淳曰世家謂世有祿秩家也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晉灼曰中國被教齊整之民也師古曰所姓也忠名也廼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

隆按此又應選  
事舉陵夷是與利

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致也如淳曰株帶也諸坐

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為魁株也師古曰言設牽引者為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郎是時

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千里天

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師古曰流謂

水之流至所在有欲往者留而處之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

振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

不辦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

勸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晉灼曰徼塞也臣瓚曰

禦邊之備故誅北地太守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孟

曰令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

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

度得充實秦中人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

故除告緡之令也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

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

隆按此叙擊羌  
越耗財

儲設共具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為山東

不澹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

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

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

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郡初置二中國繕道

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廼

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

得廼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

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

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

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

府省金李奇曰省視也至嘗耐飲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

百餘人廼拜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

隆按此叙課馬  
息與利

隆按此叙戍田  
耗財

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

如淳曰苦或作鹽鹽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

賈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

物貴廼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誅羌

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

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爲

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

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

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比音頻寐反傳音張懸

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

之閒歲萬餘人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

故能濟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爲皆給毋乏而已不敢言

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爲太子太傅而桑

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

師古曰代孔僅

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

一本治下無無字

隆按此叙以食幣給所置初郡又時發兵誅小反者耗財

隆按此叙置均輸鹽鐵官與利

不償其儻費

師古曰儻顧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儻音子就反

廼請置大農

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

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

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

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賈則賣之賤則買之

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

如淳曰牟取也

則反本而萬物不

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

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

師古

曰旁音步浪反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

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

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

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大倉甘

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

隆按此叙置平準與利

隆按以上歷叙  
武帝耗財與利  
之事而以烹弘  
羊天乃雨結之  
所以誅言利之  
臣也

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師古曰凡再賜百金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師古曰市列謂列肆烹弘羊。天乃雨。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廼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

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師古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札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尙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與五銖錢。凡四品竝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廼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

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師古曰幺小也音一堯反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元龜。距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臣瓚曰元大也。蘇林曰兩貝為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也。十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二寸二分

隆按凡寶貨一段總結上文

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連錫。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鑿名曰連。應劭曰連似銅。師古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錫銅屬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而為錢也。此下又云能采金銀銅連錫。益知連非錫矣。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如淳曰。蔡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耳。有者入大卜。受直。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

隆按自平帝元始中至此極言

財貨之盛衰思  
之以下又叙財  
貨所相慶云

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以御  
癩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  
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  
莽知民愁廼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  
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  
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離與欲  
得師古曰雖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  
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  
為非者也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  
義言財貨辭訟正乃得人不得人為非合事宜莽乃下詔  
曰夫周禮有賒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  
與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  
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與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  
其從官貨物者以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  
謂若受園廬之田而貸萬  
錢者一莽之月出息五百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  
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  
暹者不得困窮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傳記各有  
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眾庶抑并兼

淫接曰易曰周  
禮曰樂記曰傳  
記曰周官皆根  
依古得經文一  
句來

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  
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  
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  
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  
登龜取貝者如淳曰登進也  
龜有靈故言登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  
而取之師古曰各以其所採取之物自隱  
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漸反又以周官稅民凡  
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  
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  
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冗散也音  
人勇反食讀曰臥諸取眾物鳥獸魚  
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  
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  
舍如淳曰居處所在為  
區謁舍今之容舍也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之縣官  
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一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

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中讀曰仲為物上中下之賈各

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宅所眾民賣買五穀布帛絲麻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讎者師古曰讎讀曰售均官有以考檢厥實

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印貴過半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師古曰印物價起音五剛反亦讀曰仰其賈氏賤減平者聽民自

相與市以防貴賤者師古曰賤積也以防民積物待貴也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空除與之不取息

利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也

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師古曰幹謂主領也唯酒酤獨未幹酒者

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

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

厚要在燕飲無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師古曰御進也

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

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

虛以賣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鑪故以鑪名肆臣瓚曰盧酒瓮也言開一瓮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耳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鑪家盧故取名耳非即謂火盧及酒瓮也此言離五十釀為準豈一瓮乎廣漢所破盧及罌盧亦謂所居罌瓮之處離五十釀為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

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

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醋載灰炭師古曰醋酢漿也音才代反給工器薪樵之費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

劉奉世曰名賣酒為盧者直此物自有此名耳何必取綴家盧為義也

許應亨曰六幹者鹽鐵錢布帛

與酒也

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

如淳曰姓姓名偉也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反府臧

不實百姓俞病莽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

師古曰將大也一說為食肴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

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印以給澹鐵

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

家作必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

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

舉至死姦吏猾民竝侵眾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

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

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師古曰奇謂有餘也

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師古曰好孔也足枝長八分間廣二

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

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

品竝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廼令民且獨

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竝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

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

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廼更輕其法私

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

舉告與同罪師古曰比音頻寐反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

犯者俞眾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

安鍾官師古曰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十六七作貨布後六年

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虛服

曰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師古曰東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豈反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

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養者不

許共死傷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

楊慎曰柳文轉喉齟齬本搖手



師古曰。條讀曰條。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

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

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師古曰。菊依也。音步浪反。富者不

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

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於是青徐荆楚之地。

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

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

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

與天下更始。

贊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師古曰。謙卦象辭。裒。取也。言取於多者以益少者。故萬物皆稱

而施與平也。裒。音薄。侯反。書云。楸遷有無。應劭曰。楸。勉也。遷。徙也。師古曰。與。書

相通。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司徒之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歛市

也。貨之不離。貨之滯於人用者。以其價買之。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歛。野有餓莩。而弗知。

發。故筦氏之輕重。服虔曰。作輕重。貨在管子書。李悝之平糶。弘羊均輸。

壽昌常平。亦有從徠。師古曰。言所從來久矣。顧古為之有數。吏良

而令行。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

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茲軌弄權。官民

俱竭亡次矣。

漢書卷二十四

卷二十四

漢書卷二十四 禮樂志第七十四 禮樂之於國猶木之有葉也木無葉則槁人無禮樂則亡國矣故君子必先慎乎禮樂禮樂興則國家治禮樂廢則國家亂禮樂廢則國家亂禮樂廢則國家亂

漢書評林卷二十四之下終

